



法国圣艾蒂安·奥蒙公墓中的天津籍华工

吴德义

从法国滨海大学讲学归来数月,虽事务繁多,但脑海中始终不能忘怀长眠在圣艾蒂安·奥蒙公墓中的华工。每当闲暇或夜深人静时,那些孤零的、简陋的墓碑,就会在心底浮现,搅动着悠长的情绪。我想象着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的身影,在战火纷飞中艰难地挣扎踉跄的脚步,还有在异国他乡因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而加倍生发的游子愁苦,禁不住湿润了眼眶。但穿过思绪的长廊,置身于历史的理性之河,我知道,这些身份并不显赫甚至有些卑微的华工,在被尘封半个多世纪以后,他们对一战胜利结束作出的贡献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,他们的身影逐渐出现在一战官方纪念活动里。我更知道,不管他们是否自觉,他们的牺牲和奉献,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参与国际化、争取国际平等地位的艰辛历程带来了第一缕曙光:坐上决定国际事务的“餐桌”,而不再仅是献祭的“菜单”,尽管这只是第一步。

1914年7月,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因战争惨烈,参战双方均损失巨大,兵员伤亡严重。协约国方面颇感人力不足,法国政府首先想到招募华工以弥补用人荒。次年初,法国国防部代表、退役中校陶履德(Georges Trupil)以农学技师身份赴华,与北洋政府要人梁士治接触。梁氏等人正谋划怎样才能参与战后和会以争取国家权益,直接出兵为当时孱弱国力及动荡局势所不许,“以工代兵”则成为可行办法,因此双方一拍即合。由于中国尚守“中立”,双方遂商定由中同成立民间机构惠民公司,负责华工招募工作。中法双方正式订立合同,就用工年限、工资待遇、生活水平、医疗福利与组织管理等作出规定。此后英国、俄国亦相继派员赴华或通过中国公司在多地招募工人。法国招募华工约4万人,英国招募华工约10万人,俄国招募华工约3万人。

英法两国招募的华工主要活动区域在法国北部、比利时一带,多从事挖掘战壕、制造枪炮、修筑道路、搬运货物等工作。由于战争的摧残及恶劣的生活条件,西线战场两万多名华工殒身异国他乡,其中有两千多名华工长眠在法国、比利时数十座公墓里。法国境内有数座华工墓,其中诺莱特华工墓规模最大,埋葬着800多名华工;其次是圣艾蒂安·奥蒙华工墓,埋葬着160名华工;再次是吕曼盖姆华工墓,埋葬着75名华工。各方经常在诺莱特华工墓举行纪念活动,时有相关政要、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华侨代表出席;而后两座华工墓则鲜为人知,更少有人前去祭奠,故而显得冷清寂寥。

圣艾蒂安·奥蒙公墓位于同名小镇上。2024年12月一个天气阴沉的日子,法国滨海大学教授马丽和她的女儿陪同我,从布洛涅小城出发,乘车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下车,顺着公路右侧往下走了大概500米,看到路旁竖立着一块牌子,上面用英文写着“英联邦战争纪念碑:圣艾蒂安·奥蒙公墓”及“中国纪念碑45米”字样。右转,目的地就在一个不算陡的山坡上。

顺坡而上,下部为英国军人的坟墓,有墓廊,摆放着鲜花,想必是逝者的亲朋不久前刚来过。山坡的上部,是一片较为平缓的区域,一片白色大理石的小墓碑以竖行的方式整齐地排列着。前方是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纪念碑,上面用中、法、英三种文字介绍华工之由来、贡献及立石之由,立石时间是1919年12月。这些华工隶属于英国军队,一战期间在法国服役,建设“滨海布洛涅-圣奥梅尔平行铁路线”,墓地由“英联邦战争坟墓委员会”维护。埋骨于此的160名华工,多数来自山东省,其次是直隶,少数来自东北。这些工人于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,在圣艾蒂安·奥蒙的第二劳工医院去世。

北运河(京杭大运河北段)历史上又称“潞河”,其名源于汉代潞县(今北京通州),自隋唐起逐渐成为沟通华北与江南的漕运命脉。元朝定都北京后,潞水地位骤升,江南漕粮经此直抵通州,再陆运入京,故有“潞水通天下”之说。明清时期,潞河千帆竞渡,沿岸杨村驿、河西务等码头商贾云集,南北货物在此集散,催生了天津早期的商业文化。对于“潞河帆影”的盛景与“漕船夜火”的繁华,不乏文人题咏,已成为天津城市记忆的一部分。

西指神京御水通,蒲帆乱射夕阳红。粟输南国争飞挽,客近长安尚转蓬。历历晚烟收极浦,依依晴树趁轻风。往来阅遍沙头鹭,独立苍茫送去鸿。

清代沈善宝的诗《武清道中晓行》,以细腻笔触描绘了当时北运河的秋日晨景,将漕运水道的自然风貌与农耕文明悄然相融:

柳黄枫紫莫秋天,四野晨光散晓烟。数缕黑云鹤结阵,一鞭红日马耕田。淀河水落归帆稳,蔚树云深倦鸟旋。几度停车麻好句,飞琼待笔最清新。

明清两代为固堤防洪,在北运河两岸广植柳树,秋日柳叶转黄,与野枫交织成“柳黄枫紫”的图景。

“淀河水落归帆稳”则暗合漕运节律,深秋北运河水位下降,漕船结束年度运输,南归船队借水势平稳返航,航影渐稀,唯余“蔚树云深”间倦鸟盘旋,勾勒出漕忙暂歇后的宁静。“一鞭红日马耕田”更折射出北运河对天津农业的润泽——武清作为运河粮仓,因潞水灌溉之利,秋收后田畴仍见耕马驰骋,备耕冬麦。全诗以清丽语言,将北运河的漕运功能、生态景观与农耕文明凝聚,绘为一幅水陆共生的秋晓图,武清古道的车马尘烟与潞水帆影,皆沉淀为天津“因河而盛”的隽永诗痕。

老米店村东临北运河,位于武清区南部的黄庄街,其兴衰是北运河历史的微观注脚。这座元代渡口因漕运而兴,古时北运河武清段河道浅狭,漕船需在此换载小型驳船,逐渐形成仓储集散地。明人储巏《老米店有感》云:“层冰一夕塞河船,记得携家已十年。鲑菜灯前谁共饭,月明行店一凄然。”“层冰塞河”直指北运河冬季冰封导致航运中断的历史现实,与十年漂泊、孤灯冷照的行店场景相交织。清代郑梁为黄宗羲弟子,有《早发老米店》一诗:“不将鞭子不将灯,束手空车得未曾。灿烂星辰霜店火,丁冬环佩月河冰。两钱烧酒重裘暖,一站鞍风旭日升。不有双肱无赖疥,此时清兴直飞腾。”诗人以“霜店火”“月河冰”捕捉黎明时分的剪影,寒星未退,空车待发,烧酒驱寒,疥疮的痛痒反衬出苦寒中的生机。”丁冬环佩”指冰碎裂之声,呼应北运河冬季行船需破冰转运之艰险。此二诗一写动态启程的鲜活,一述静态困守的苍凉,共同印证了老米店“因河而生”的命运——这座古渡既是南北粮运的中继站,也是无数人生如浮冰般聚散沉浮的见证者。

庞家嘴村位于今北辰区双街镇西北部,在北运河与永定河之间,因运河的环抱形成独特的地势风貌。据记载,明永乐年间,陕西庞姓人士在此圈地建村,因北运河湾形似嘴,得名“庞家嘴”。明末清初阎尔梅的《潞河岸家嘴僧舍偶作》云:“一啸别长安,停舟潞水干。火云蒸藻荇,沙雨坼蒲团。鳌蟹绿洲曝,葭芦被渚寒。独行寻野寺,老衲正晨餐。”细致勾勒出河畔野趣与漕运鼎盛时僧舍与行旅的烟火交织。诗中烟气与禅意并置,恰如运河本身承载的二元性:既流淌着漕粮白银的世俗重量,也滋养着文人墨客的精神漫游。这种地理与人文的多重折叠,使庞家嘴成为解读北运河文明的重要空间密码,也是天津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
天津的文化性格由运河滋养出独特的兼容性。《丙寅天津竹枝词》中有诗云:“红桥春水路三叉,兰桨轻摇背晓霞。舟子问将何处去?且停武库看桃花”,文人笔下的桃花诗境与船工聚集的市井码头,商贾的繁华与文人的雅趣共同构成了北运河的双重图景。同时,诗歌作为一种记忆载体,也将“河海通津”的基因刻进了天津城市文脉。

圣艾蒂安·奥蒙公墓非常简陋,无墓廊,每座墓前都立着一块小碑。碑文分为三个部分,最上部从右至左用中文书写四个字,或“勇往直前”或“虽死犹生”或“流芳百世”,下排是英文,字体较大;中间部分是两列竖排中文,分别写着墓主籍贯和姓名,其下用小一号的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写着编号;最下面,第一排用英文写着“中国劳工旅”字样,下一排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写着墓主死亡日期,多数人死于1919年的不同月份。

来自直隶天津的华工有5人,直隶武清县1人,依照现天津行政区划则为6人。直隶天津5人是:回玉合,编号14834,死于1919年4月12日;王起顺,编号9012,死于1919年5月7日;萧玉明,编号12984,死于1918年11月6日;张茂瑞,编号71929,死于1919年2月13日;方老,编号49977,死于1919年8月9日。武清县苏连城,编号41130,死于1919年1月2日。对于一块小小的墓碑来说,碑文已承载了足够的信息,但对于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身世,则有大不足:他们是谁的儿子?又是谁的丈夫?为了什么、何时来到法国?他们在法国都做过哪些工作,他们吃什么、穿什么、想什么,他们在相距遥远的故乡还有亲人吗?亲人们知道他们殒身海外、葬于何处吗?

.....

这一切都没有答案。

回国之后工作告一段落,为一释胸中块垒,也为告慰长眠于异乡的华工,我决心弄清天津籍6名华工的生平事迹,哪怕只是一鳞半爪的信息,也要努力去还原他们的生活故事。我先去天津图书馆,然后去市档案馆,再去市地方志办了解情况,同时不忘多渠道查阅当时的报刊资料。在市档案馆查到了天津惠民公司的几份档案文献;和市地方志办一位工作人员的聊天也颇受启发,但没能找到有关6位津籍华工的具体材料。也许他们太普通了,既无显赫的家世背景,也没能力为自己留下启示后人的文字,他们只是被时代卷入了历史洪流之中,他们的故事与身体一起早被埋入了时间深处。但是,他们的牺牲让我国有机会参加战后和会——尽管仍被忽视,但由此开始了我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、为国家民族争取权益的漫长过程;他们的英勇精神被长久传颂,也为今天的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。

他们不该被忘记,我将继续寻找他们的史料,哪怕是一丝马迹亦弥足珍贵。读到此文的诸君,假如您有所知晓,亦有缘分的一线牵,欢迎和期盼着您的加入,让我们一起来完善他们人生的拼图!

他们值得!

华北平原深处,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薄的晨雾,衡水湖从酣睡中缓缓醒来。站在湖西岸极目远眺,粼粼波光揉碎了朝霞的绮丽,水汽在湖面织就洁白飘逸的轻纱,青头潜鸭成群结队掠过水面,唤醒了三生岛、樱花岛新一天的鸟语花香。

衡水湖,恰似一块温润无瑕的碧玉,静静地镶嵌在古老的冀州大地上。它是华北平原唯一保持沼泽、水域、滩涂、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,是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。追溯衡水湖的历史,可谓源远流长。相传在上古时期,大禹治水来到冀州,看到这里洼淀星罗棋布,便疏导九河汇聚于此,衡水湖由此雏形初现。北魏时期,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记载的“博广池”,就是衡水湖的古称。从“美蟹佳虾,岁贡王朝,以充膳府”的记载中,我们似乎能探究到它被称为“博广池”的缘由。隋炀帝下令开凿的永济渠,也就是如今的卫河,从湖边蜿蜒而过,让衡水湖成为南北漕运的关键节点。

在古代,衡水湖虽不如长江、黄河那般声名远扬,却凭借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,吸引文人墨客



留下一串串梅花状的脚印,很快又消失在茫茫雪野之中,给这片寂静的世界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。

衡水湖是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驿站,许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繁衍。据自然资源部门统计,衡水湖鸟类观测记录现已达336种,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就有21种,有“鸟中大熊猫”之称的青头潜鸭格外引人注目。目前,青头潜鸭在衡水湖的种群数量达到308只,占全球已知数量的13%,它们俨然成了衡水湖的“长租户”。踏上湖心的三生岛,这里是绝佳的观鸟研学之地。人们可以在这里近距离观鸟、识鸟、赏鸟,深度体验独特的湿地生态。当地人对生态的关注和呵护,也换来了生态的反哺。如今,衡水湖已然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。游客们来到这里,可以尽情欣赏秀美的湖光水色,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;可以品尝美味的湖鲜,体验渔民的生活乐趣;还能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,沉浸在千年儒乡的深厚底蕴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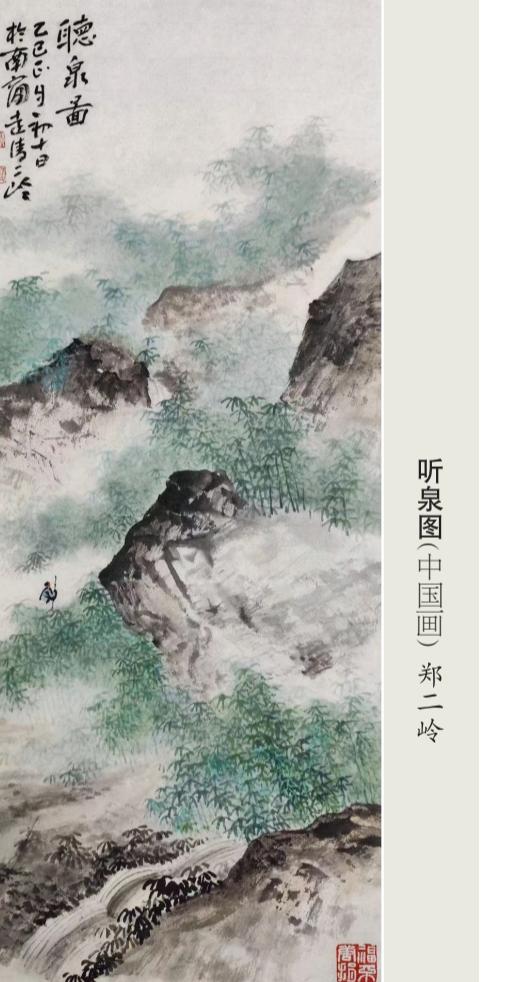
历经岁月的沉淀和人文的滋养,如今的衡水湖早已不只是自然景观,更成为一座独具魅力的文化地标。衡水湖所在的衡水市,是千年儒乡,这里一湖灵秀,文脉绵延不绝。衡水湖的水,不仅滋养了这片土地,更孕育了诸多名人大家——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、“头悬梁”的东汉儒学家孙敬、西晋文学家张载、唐代边塞诗人高适、现当代著名作家孙犁等。

沿着湖畔前行,不远处便是孙敬学室。孙敬,这位家喻户晓的励志人物,就出生在衡水湖畔的冀州区间里古镇。走进冀里古街,“三楼台浩湖碧波静听水鸟鸣春雨,四时殿宇满岸柳林畅观荻花舞秋风”,仿佛穿越千年时光,回到了汉代。街道两旁的建筑古色古香,青石板路诉说着岁月往事。从冀里古镇回荡千年的读书声,到冀州古城再现的先辈生活画卷,到非遗展台上能工巧匠的传统技艺,无一不在彰显着衡水湖深厚的文化魅力。

我沿着湖边缓缓散步,脚下的泥土松软而湿润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那是大地的气息,也是生命的味道。

五月的衡水湖,碧水悠悠,裹挟着无尽的诗意,就连拂面的微风都变得温柔许多。各色花卉肆意绽放,好似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。画舫船缓缓前行,剪开翡翠般的湖面,泛起层层涟漪,连呼吸间都弥漫着芦苇的清香。白鹭忽然惊起,扑闪着翅膀飞向天空;野鸭排着整齐的队伍游过来,打破了湖面的平静。船头,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充盈在香甜的空气中,也感染了岸上的游客。暗香浮动之处,满湖春色仿佛被剪裁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。冀里的千年古钟,承载着千年的厚重历史,又浸染着春天的浪漫气息。小桥流水人家,一角一隅都充满了春天独有的韵味。

衡水湖,承载了游子太多的回忆与眷恋,它的安静与和谐,如同夏日的暖阳,长久地温暖着我的内心,让人难以割舍。我将牢牢记住衡水湖每一朵浪花的纹路,用心把湖畔的每一缕晨光酿成爱的诗行。



听泉图 (中国画) 郑二岭

是北运河历史的微观注脚。这座元代渡口因漕运而兴,古时北运河武清段河道浅狭,漕船需在此换载小型驳船,逐渐形成仓储集散地。明人储巏《老米店有感》云:

“层冰一夕塞河船,记得携家已十年。鲑菜灯前谁共饭,月明行店一凄然。”“层冰塞河”直指北运河冬季冰封导致航运中断的历史现实,与十年漂泊、孤灯冷照的行店场景相交织。

清代郑梁为黄宗羲弟子,有《早发老米店》一诗:

“不将鞭子不将灯,束手空车得未曾。灿烂星辰霜店火,丁冬环佩月河冰。两钱烧酒重裘暖,一站鞍风旭日升。不有双肱无赖疥,此时清兴直飞腾。”

诗人以“霜店火”“月河冰”捕捉黎明时分的剪影,寒星未退,空车待发,烧酒驱寒,疥疮的痛痒反衬出苦寒中的生机。”丁冬环佩”指冰碎裂之声,呼应北运河冬季行船需破冰转运之艰险。

此二诗一写动态启程的鲜活,一述静态困守的苍凉,共同印证了老米店“因河而生”的命运——这座古渡既是南北粮运的中继站,也是无数人生如浮冰般聚散沉浮的见证者。

老米店村东临北运河,位于武清区南部的黄庄街,其兴衰是北运河历史的微观注脚。这座元代渡口因漕运而兴,古时北运河武清段河道浅狭,漕船需在此换载小

型驳船,逐渐形成仓储集散地。明人储巏《老米店有感》云:

“层冰一夕塞河船,记得携家已十年。鲑菜灯前谁共饭,月明行店一凄然。”“层冰塞河”直指北运河冬季冰封导致航运中断的历史现实,与十年漂泊、孤灯冷照的行店场景相交织。

清代郑梁为黄宗羲弟子,有《早发老米店》一诗:

“不将鞭子不将灯,束手空车得未曾。灿烂星辰霜店火,丁冬环佩月河冰。两钱烧酒重裘暖,一站鞍风旭日升。不有双肱无赖疥,此时清兴直飞腾。”

诗人以“霜店火”“月河冰”捕捉黎明时分的剪影,寒星未退,空车待发,烧酒驱寒,疥疮的痛痒反衬出苦寒中的生机。”丁冬环佩”指冰碎裂之声,呼应北运河冬季行船需破冰转运之艰险。

此二诗一写动态启程的鲜活,一述静态困守的苍凉,共同印证了老米店“因河而生”的命运——这座古渡既是南北粮运的中继站,也是无数人生如浮冰般聚散沉浮的见证者。

老米店村东临北运河,位于武清区南部的黄庄街,其兴衰是北运河历史的微观注脚。这座元代渡口因漕运而兴,古时北运河武清段河道浅狭,漕船需在此换载小

型驳船,逐渐形成仓储集散地。明人储巏《老米店有感》云:

“层冰一夕塞河船,记得携家已十年。鲑菜灯前谁共饭,月明行店一凄然。”“层冰塞河”直指北运河冬季冰封导致航运中断的历史现实,与十年漂泊、孤灯冷照的行店场景相交织。

清代郑梁为黄宗羲弟子,有《早发老米店》一诗:

“不将鞭子不将灯,束手空车得未曾。灿烂星辰霜店火,丁冬环佩月河冰。两钱烧酒重裘暖,一站鞍风旭日升。不有双肱无赖疥,此时清兴直飞腾。”

诗人以“霜店火”“月河冰”捕捉黎明时分的剪影,寒星未退,空车待发,烧酒驱寒,疥疮的痛痒反衬出苦寒中的生机。”丁冬环佩”指冰碎裂之声,呼应北运河冬季行船需破冰转运之艰险。

此二诗一写动态启程的鲜活,一述静态困守的苍凉,共同印证了老米店“因河而生”的命运——这座古渡既是南北粮运的中继站,也是无数人生如浮冰般聚散沉浮的见证者。

老米店村东临北运河,位于武清区南部的黄庄街,其兴衰是北运河历史的微观注脚。这座元代渡口因漕运而兴,古时北运河武清段河道浅狭,漕船需在此换载小

型驳船,逐渐形成仓储集散地。明人储巏《老米店有感》云:

“层冰一夕塞河船,记得携家已十年。鲑菜灯前谁共饭,月明行店一凄然。”“层冰塞河”直指北运河冬季冰封导致航运中断的历史现实,与十年漂泊、孤灯冷照的行店场景相交织。

清代郑梁为黄宗羲弟子,有《早发老米店》一诗:

“不将鞭子不将灯,束手空车得未曾。灿烂星辰霜店火,丁冬环佩月河冰。两钱烧酒重裘暖,一站鞍风旭日升。不有双肱无赖疥,此时清兴直飞腾